



# 教育小革命

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

顧瑜君、林意雪 ⊙ 策劃

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教師社群 ⊙ 編著

一群充滿熱情的老師，十堂有趣的另類課程，  
帶領大學生打開眼睛，看見服務學習的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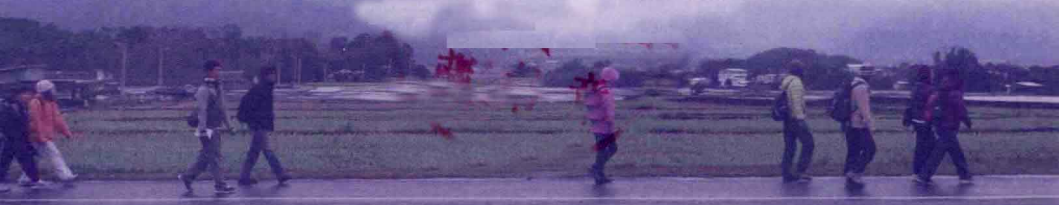


# 教育小革命

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

顧瑜君、林意雪◎策劃

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編著





【推薦序】

# 甜美的短歌， 也可以作為革命主題曲

陳文玲 | X書院@政大創意實驗室總導師

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之「大學小革命」主持人

我的小革命，發生在2011年4月12號，台南後火車站，下午一點鐘左右。

早起南下，不是問題；府城太陽大，不是問題；一天要辦兩場創意工作坊，也不是問題；問題出在，那天下午，一點鐘左右，我站在一台出租機車前面，同行夥伴對我說：「老師，沒有別的辦法了，妳今天非騎機車不可。」而我上次騎車是在鵝鑾鼻附近空曠的省道台26線，約莫二十年前的事了。

接下來發生的，依稀記得有度小月、赤崁樓、白糖粿、安平樹屋、蝦捲蚵捲、藍晒圖、鱈魚炒麵、冬瓜茶、Mosa Loft、大東夜市、台南誠品……但回想起來，這些地景、物件都很模糊，記憶裡少數清晰的，是雙手冒汗、身體僵直、眼睛直視前方、頸椎明顯承受不住安全帽的重量，以及為了避免追撞前車或被後車追撞而在每個路口大量湧出的的腎上腺素。那天，我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活下去！」為此，我不得不保持清醒。

原來，醒著，就是我的小革命。

跟那天騎機車的經驗比對，坦白說，中年的我經常是睡著

的——意思是，我的工作、我的關係與我的生活都已上手且算順手，已絕少遇見雙手冒汗與身體僵直的窘境，但是那個在台南市騎機車的春日午後，我領悟到，我可以選擇睡著過此生，但我更嚮往醒著吃飯、醒著走路、醒著教書、醒著研究，尤其在認識顧瑜君，並讀完許世璋、蔡建福、林福岳、賴昭文、劉志如、李維倫、李真文這群東華大學老師的故事之後，更彷彿結識了一群熱血機車友。

*You go your way,*

*I'll go your way too.*

這首〈甜美的短歌〉（*The Sweetest Little Song*）出自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雖然只有兩句，卻很適合作為這場默默進行中的大學教育小革命主題曲。謹以此詩獻給所有在前山或後山、本島或離島騎機車的大學老師，不管你我在哪個車站、哪座港口相遇，讓我們互相約定醒著騎車吧，知道教書可以再創新一點點、關係可以再自在一點點，而生活可以再如實一點點。

【源起】

# 在花東，展開一場大學小革命

顧瑜君（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身為教育者，我們必須行動，  
而且在行動中，我們必須忠於自己的呼喚。

——范梅南（Max Van Manen）

東華大學是一所綜合型大學，從成立之初，就被國家賦予促進東部發展的使命。花東地區長期面臨城鄉差距、農村與部落青年外移、弱勢資源缺乏等多重問題，也讓東華大學必須不斷反身自問：身為一所偏鄉的大學，我們要承諾給到此地念書的大學生什麼樣的教育？而作為東華大學的教師，在我們投身的教育志業中，理想又是什麼？

我們心中的參考標的，是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大學設立的「湯恩比館」（*Toynbee Hall*）。當時的牛津與劍橋大學鼓吹大學生利用假日在學校附近的貧民區住紮，就近研究如何改善當地生活條件，幫助貧民脫困。湯恩比館推動的是大學睦鄰（*settlement house*）的概念，睦鄰運動的發起者巴涅特（*Barnett*）希望：「讓大學生成為窮人的鄰居，分享他們的生活，思考窮人的問題，學

習耐心、友誼、自我犧牲及運用自身的教育提供協助。如此一來，可以疏解階級對立的不幸與漠視。」

我們期待在台灣偏鄉的角落，找到實現「睦鄰精神」的可能性，且並不侷限於窮人，而是將社區當作學習的對象，把大學當成社會責任的實踐場所，以大學為基地，以鄰里地緣為基礎，讓師生們參與鄰近社區的改造工作、當地的各種運作並促進居民的生活改善。這應該是位處邊陲的花蓮在地大學理當抱持的願景。

當國家資源和政策關注的焦點，不斷集中於強調「競爭力」和各種「指標」時，台灣學術界不乏對高等教育發展感到憂心的學者，如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明珂便尖銳指出台灣高等教育困境：「以彈性薪資為鞭，使大學教授們成為論文生產機器，而忽略了對教育及社會文化的關懷，逐漸地，數字取代價值，現實掩蓋理想。」

東吳大學前任校長劉源俊則高分貝指責：「大學的困境之一是『獎奴逐士』——學界充斥著計畫奴、論文奴、洋學奴。以公眾事（違言天下事）為己任、弘毅而任重道遠的『士』不可多得，導致『有識者默，有能者藏』。」黃俊傑教授則認為：「大學正在自我異化，淪為知識的百貨公司、意識形態的生產工廠，或職業訓練中心。」

這類批判隨處可見，慷慨激昂之餘，身為高等教育／學術界的一份子，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我們相信，有許多方法與模式可以轉變高等教育的現況，但對於大學教育真正重要的關鍵價值和定位，到底是什麼？東華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的老師們所想的很單純：做我們喜歡做、做得既開心又踏實的事情，將大學的學術績效轉化為地域性的實際成果，將SCI的社會性價值（*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註）慢慢落實、推展在學術殿堂之中。

自民國九十四年，教育部開始推動「教學卓越計畫」起，東華大學便有一群老師們聚在一起思考著，該如何定義「卓越」？我們是否能由功能取向的「追求卓越」，轉而走出一條美學的道路？卓越開辦之初，很多老師以服務學習或社區參訪為題，申請教學卓越的課程創新方案經費，但審查者擔心這類補助只是讓學生出去玩耍參觀、吃吃喝喝，無法產生實質學習成效，因此對於參訪交通等費用不鼓勵補助。

但根據我們的經驗，願意將戶外教學納入課程的老師們，往往得付出許多額外的時間精力來規劃和執行，想辦法讓「走出教室」的學習幫助學生們獲得在教室內無法取得的真實學習經驗，同時培養社會正義價值。這樣的目標與理念，促使教學卓越計畫以「社會參與」為核心概念，組織一群有熱誠且「不安於室」的



老師們共同實踐，共同探究如何帶著學生走出教室，但不流於吃喝參訪，而老師們也從實際的行動中釐清參與社會與社區的價值與真意。

於是，九十六年十月，我們在教學卓越計畫下進行一個小型方案「社會參與式主題課程改進教師社群」（簡稱「社會參與」）。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大學教育的理想以及課程，究竟想引導學生們創造出什麼樣的意義？現在的大學生，能否在高等學府釐清生命的核心價值，並保持對社會的關懷與使命感？

我們選擇從「處於花蓮」的立足點出發，透過跨學院、跨科系教師社群的協力和實踐，串連共同的價值並追求創意與創新；我們不只希望產生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更希望各式各樣的在地知識可以彼此串連，「由一種在地知識照亮另一種在地知識」。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日本金澤大學等優秀大學的學校與課程發展都讓我們看見，其卓越性是從關懷與認識大學所在地開始，當在地知識相互照亮，便有可能進一步影響、改變周遭的世界。

社會參與計畫執行至今已有五年，期間一共有25位教師參與，橫跨四個學院，正式及非正式的課程累計有38門課，參與的學生更超過1520人；這些課程可大略分為弱勢照顧（如五味屋、

南華認輔計畫）、協助社區建立特色（如浪遊計畫、認識博物館）、原住民部落協助（奇美部落、迦納納部落、風災心理復健）、挑戰學生自我成長（環境解說課程）和海外志工（東到一個希望：柬埔寨服務計畫）等，不僅種類多元，而且課程設計十分豐富精彩，選修人數甚至常衝破上限，老師們只好擺起臉孔勸退僅因為好奇或覺得「可以出去玩」而選課的學生！

從這個過程我們深深感受到，現今的大學生並不草莓，只要我們願意賦予他們責任、鼓勵他們參與，往往可以讓他們在這個青春洋溢的階段，激發出屬於他們的理想性與熱情。大學教育要為國家社會培育的，不應只是在穩定社會分工秩序中自求溫飽的專才，更是能在面對秩序崩解時，有能力挺身而出、尋找出路，願意投入建立社會新秩序的知識份子情懷。

這本《教育小革命：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收錄了一群東華大學教師的思考與實踐足跡，謹將這十個小小的故事，獻給所有關心教育、關懷社區的讀者們，願書中故事化為激發創意的種子，灑向教育的花田，期待在台灣的各個角落，都能開出更多美麗的小革命花朵。

---

註：借用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於100年5月接受東華社會參與教師社群邀請，所進行之演講題「What is SCI (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 【目次】

- 3 【推薦序】甜美的短歌，也可以作為革命主題曲 陳文玲
- 5 【源起】在花東，展開一場大學小革命 顧瑜君
- 12 第一堂 種一棵愛自然的種子在心裡  
——許世璋老師的環境教育課
- 34 第二堂 海岸行止，縱谷浪遊  
——蔡建福老師的鄉村規劃課
- 62 第三堂 小米園的希望  
——林福岳老師的部落工作課
- 82 第四堂 歡迎光臨五味屋  
——顧瑜君老師的社區參與方案
- 106 第五堂 天送文物館的老時光  
——賴昭文老師的認識博物館課程
- 122 第六堂 馬太鞍部落書房  
——顧瑜君老師的社區創意行動方案



- 136 第七堂 走進風災現場，與孩子真誠相遇  
——劉志如老師的的危機輔導課
- 148 第八堂 孩子，讓我陪你長大  
——李維倫老師的南華認輔計畫
- 166 第九堂 閉上眼睛，跟盲人朋友一起聽電影  
——李真文老師的生命與人權教育課
- 178 第十堂 週末來逛小農市集  
——蔡建福老師與花蓮好事集
- 198 【附錄】菜鳥學飛：一個大三學生的認輔之路





# 種一顆愛自然的種子 的種子在心裡

許世璋老師的環境教育課

採訪撰文◎黃曉芳

課程時間：學年度上、下學期

課程名稱：環境教育（師資培育選修課程）

任課教師：許世璋（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修課學生：20~45人不等

進行方式：議題分析、生命故事分享、環境劇場、  
戶外教學、高山自然體驗（兩天一夜）



「**每**週一晚上九點下課時，我總是有股想哭的衝動；等回到家時，又有股衝動想寫信給老師。這樣的衝動，來自於莫大的感動……」

「透過『環境教育』這門課，我的生命改變了，而且還被正面地鼓舞著。不論未來是否能加入教育工作的行列，我期許自己能成為一顆環境教育的種子，成為一個帶給他人溫暖、值得被信任的人；也砥礪自己不管從事何種工作，都要勇於對周遭需要幫助的人付出愛與關懷，讓彼此的生命因為這樣的交會而有所不同。」

「謝謝許世璋老師，因為有你才有這堂課，也由於有這堂課，我才能遇見這些單純可愛的人們。你讓我在沮喪的時候看到力量，讓我了解生命就該承擔愛與被愛，包容與付出……真的很謝謝你們，謝謝這堂課。」

每當學期結束，環境教育課的學習回饋表總是充滿熱血和感動，而且這還不是最「煽情」的，期末報告才精彩，每個學生都使盡渾身解數地，準備了動人的照片、影像、文字，再配上感性的音樂，非得讓台下的許世璋老師與同學們都紅了眼眶，才肯罷休。

「這一年來我們長大不少，對環境更有使命感。」

「我們會帶著老師給予的勇氣，堅定並勇敢地踏出未來的每一步。」

「很幸福，我們的故事才正要開始……」

學生們在充滿情感的期末報告中，紛紛許下承諾，尤其是即將畢業的學生們，更不斷地重複老師的叮嚀：「在別人的需要裡找到你的責任；在需要你的地方付出自己。」同時帶著這份自我期許，展翅飛出校園，尋找自己願意扎根的角落與土地。

到底，這門「環境教育」課程有什麼魔力，讓學生們如此熱愛？許世璋又用了什麼魔法，激發出學生們的夢想和熱情？

### 理性、情感、終極關懷，三面向的整體學習

其實，許世璋的魔法很簡單。在他的規劃中，「環境教育」課程為期一年，首先從「環境議題分析」切入，培養學生理性思辨的能力，接著舉辦戶外課程，透過大自然的美感經驗，讓學生們和環境、土地建立情感連結，與此同時，也邀請環保行動者前來分享生命故事，鼓勵學生對自身與未來抱持希望及願景。

「整個學習過程，包含了理性（mind）、情感（heart）與終極關懷（soul）三個面向。」許世璋認為這樣才算是一個整體性的學習，而他的教學願景很浪漫，正是放在課程大綱最下方角落

的一小段話：

多麼希望——

台灣的山水，能永遠靈毓秀麗；

台灣的天空，能永遠揚著我們的夢想；

台灣的孩子，能擁有一塊值得驕傲與愛戀的土地……

### 環境議題分析，以震撼敲醒腦袋

學生們沒料到的是，第一階段的理性訓練，其實是場震撼教育。

最初兩個月的環境議題分析，以透過紀錄片、影像與閱讀的方式進行，學生們不斷看見台灣大地被汙染、山林被毀壞、土石流的無情、權力濫用與開發利益的真相。眾人宛若掉進一個大黑洞，了解的越多，越覺得憤怒、悲傷、沮喪與無力。

「前幾週，我們觀看環境破壞的影片。每次下課時我都很難過，因為自己根本無法阻止這一切，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這種感覺讓我很不想上課。」

「我非常沮喪。看到太多醜陋的事物，我的心呈現封閉狀態，對許多東西都漠不關心。」

「看見這麼多負面的東西，我覺得沒救了，也不必做什麼



了，這不是光靠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挽救的。」

「這些環境破壞和社會不義就在我的眼前發生，自己卻不敢也不曾挺身而出……我真的很焦慮。」

有位正在攻讀碩三的學生，對自己的心情有非常細膩的描述：

「修完環境教育上學期課程後的寒假，是讓我感到最挫折與痛楚的寒假。大約從國中畢業開始，由於升學的競爭、對自我產生的困惑與追尋，我行走著，但一路上只看見自己，而沒有看見腳下所踩踏的母土。當我因為環境教育課程而有所醒覺、有所思考並回顧童年所成長的土地時，我深刻感受到無以名狀的悲傷。

童年行走的路、恣意玩耍的鄉間、伴我成長的一花一草、鳥獸蟲鳴，都在住宅區的興建、工廠的林立下消失；以前與家人一同散步遊玩的田間路，也因為臨近交流道而瀰漫著汽車排放的沉重廢氣。這一切，幾乎無法恢復，真的讓我好傷心。

而家族所擁有的埤塘，即便生態豐富，但寒假時，不願意賣出的人也在龐大的家族宰制力量下，一個個蓋章、同意售出、同意讓這座埤塘被填平，變成一棟又一棟的房子。因為環境教育課程，我開始知道要關心土地、關心自然；然而也因為關心，讓我在面對社會醜陋面時感到痛心……」